



陆 柱 国 原 著
陆 柱 国 王 炎 编 剧

战火中的青春

中国电影出版社

11684

战 火 中 的 青 春

陆 柱 国 原 著

陆柱国 王 炎 編 剧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60·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是描写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木兰从军”式的故事。地方部队区小队队长高山是一个十九岁的女青年，但她已是具有三年军龄的战士和三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在一次战斗中，这支区小队的战士，除高山外，全部都牺牲了；正当她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时刻，我军部队来了，歼灭了敌人。区小队同志们和父亲——区委书记的牺牲，使高山加倍仇恨敌人，决心报仇，她女扮男装坚决地参加了野战部队。她在部队里当上了尖刀英雄排的副排长，但有着游击习气的排长雷振林和战士却譏笑她是“儿童团长”。可是，由于她在所担负的行政内务工作中严格地整顿了全排的军风纪和群众纪律；在战斗中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勇敢和机智；关心同志们思想和生活，特别是在对排长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进行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因而很快地她就成为战士们最爱戴的人。可是排长雷振林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并没彻底克服，在一次战斗中竟单枪匹马地追击敌人，被敌人围困，但为正在执行掩护撤退任务的高山率领战士们把他救了出来；这时高山腿部已负重伤。在医院动手术的时候，高山无奈地向首长说出了自己是个女人。这件事感动了所有的人，特别是深深地教育了雷振林。高山伤愈时，部队正向前进军，可是她却调到后勤部队了。在行军中，她找到了雷振林。谁能忘得了这战火中结成的友谊？等着前方胜利的消息吧！高山深情地说：“我一定等着！”

战 火 中 的 青 春

陆 柱 国 原 著

陆柱国 王炎 编剧

*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单会馆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

北 京 财 政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售

*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 印张 $1\frac{1}{2}$ · 插页1 · 字数35,000

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1.204 印数1—27,200册

定 价： 0.17 元

统一书号：10061·204
定 价：0.17 元

狂风吹卷着弥漫的硝烟。险峻的岩石上，两棵并立的青松，仿佛一对身经百战的战士，在硝烟中时隐时现，威武地挺立着（片头字幕衬底）。

烟尘冲天的爆炸，迭印着“一九四七年”的字幕迅速向后移去。

烟幕慢慢地裂开，山岩前，闪露出名叫高山的青年。一领破棉袄裹着他那瘦小的身子，连耳的棉帽，复盖着深陷下去满是污垢的双颊。他咬着干裂的嘴唇，吃力地扶着一个四十多岁、体格健壮、但已奄奄一息的区干部。

山头上，临时工事被打坏了，岩石上架着一挺歪斜的机枪，旁边倒着几个穿便衣的烈士尸体。

喊杀声大作。

山脚下，大批的敌人端着美械武器，跨过他们自己人的横七竖八的尸体，向山头边冲锋边嗥叫着：

“缴枪有赏……”

“捉活的。”

山岩前，被高山扶着的区干部，艰难地睁开了眼睛，爱抚地看了看高山，又无力地闭上眼睛垂下头去。

高山放下了已经失去生命的区干部，愤怒地跳到岩石上，操起机枪向敌射击。

山脚下，敌人又哑声地卧倒了。

岩石前，高山的机枪突然不响了，这时在他背后也喊起了杀声。他急转视山下，只见背后的山脚下，也蜂拥着一群

端着枪而来的敌人。显然是包围形势。

岩石前，高山猛然跳起来，把机枪砸得稀烂，又从一位烈士身旁拾起一支步枪向敌射击。

沿着山势摆着弧形散兵线的敌人，停止了射击，喊着震耳欲聋的杀声向山上冲锋。这时，由山上射下的单调的步枪声，显得格外凄厉，一声，又一声。

岩石前，高山拉开了枪栓，弹槽空了，他丢了步枪，冷笑着从身上解下最后一棵手榴弹，迎着喊杀声走去。

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在敌人背后的山脚下爆炸。

一群被惊楞的敌人，转首惊呼：

“敌人！敌人……”

又一声巨响，惊呼的敌人，被爆炸的烟尘淹没。

狭长的山谷，解放军野战部队的一位团长纵马疾驰而来，战马抖着鬃毛昂首嘶叫，四蹄扬起了大股的飞尘。

团长加鞭再加鞭，赶过了一列跑步前进的担架队员，又追上了跑得更快的步兵，转眼间冲出山谷。

山谷口外的开阔地带，迎面飞跑着一排步兵战士。年青健壮的排长雷振林，跑在队列的前头，他左手握着悬在腰间的指挥刀，右手提着驳壳枪，激奋地向队后下达命令：“往后传，散开！”

“往后传，散开！”

长胳膊、长腿、长脖子的一班长“仙鹤”用同样的语调向身后一个胖的象吹足气似的小战士传着。

小胖拭拭满脸油汗，喘息地重复着：

“散开！”

全排战士顺着干涸的河沟，散成一线。

向山頂冲鋒的敌人，在軍官的驅策下，惊恐地轉过身来，向山下蜂拥。

山頂上，高山不敢相信地揉揉眼睛，遙望山下。这时由山下传来了雄伟的軍号声，还有隱約听得到但却很突出的喊叫声：

“山上的同志——我們来了——”

高山意識到并非置身夢境，于是他长吁一口气，就混身癱軟地坐在石头上，連步枪也从手中滑落。

山下河沟，雷振林左脚蹬着沟沿，半个身子露在壩坎外边，他把两手攏在嘴上，迎着山上高喊：

“我們来了——山上的同志們——”

“叫什么？”团长左腕上挂着馬鞭，紧皺着双眉，从雷振林身后赶来，大声問道：“你是什么人？不注意隐蔽！”

“尖刀英雄排的排长雷振林！”雷振林連头都沒有回，只粗魯地把腰后的指揮刀往前提了一下。刀鞘差一点碰在团长身上。

“下来！”团长生气地把雷振林揪下壩坎說，“你和誰說話？还带了这么个熊玩艺儿？”

雷振林急轉身又开双腿，不服气地打量着团长。

“报告团长！”王連长从側后边跑边报告，并向雷振林递示眼色。“我連作好冲鋒准备！”

“报告团长！”雷振林“啪”的一声立正、敬礼，滿脸堆下笑来，“首长刚来我們团，我不認識……”

团长并未理他，轉向王連长：“王連长，一定要把山上的同志們解救出来，馬上行动！”

“是！”連长向雷振林挤了一下眼：“一排长，你們从正面冲！”

“是！”雷振林故意提高嗓門，轉身就走。

“回來！”團長用馬鞭在雷振林的刀鞘上抽了一下。

雷振林急轉過身來，又把手伸向了帽檐，央求地：“首長，這刀是我上一仗從敵人師長手里繳來的，我會劈刀，讓我試試吧！”

團長的火氣下去了：“好，我看着你打，打不好我要連人帶刀一齊撤你！”

“是！”雷振林一轉身，“嗖”地抽出了那柄冷氣逼人的、簌簌顫動的指揮刀來，在頭頂劃了個弧形，縱身躍出了河溝。全排戰士象一支支離開了弓弦的疾箭，射向前方。

“嘿，楞小子！”團長從警衛員手中接過了望遠鏡。

望遠鏡里，雷振林衝進了煙霧，刀光閃閃，敵人倒下，雷振林時隱時現地砍殺着。

團長慢慢踮起了腳跟。

一顆子彈打碎了團長臉旁的石塊。

“首長，小心點！”警衛員勸告道。

團長的腳後跟反而提的更高了：“你看，你看，這小伙子還真有两下。走，該我們上啦！”

槍聲越來越稀了，集合號聲此起彼落。

雷振林持刀在一長串行進的俘虜旁邊得意地走着。他敞着胸，把軍帽當做扇子在前面扇來扇去。

“注意傷風嘍！”團長迎面走來，皺起了眉頭。

雷振林趕快把帽子扣在頭上，拙笨地往身後藏着他那把指揮刀：“報告首長，尖刀排勝利完成任務，俘虜敵人……”

“算啦！”團長揮一揮手，“別吹啦！”他眯縫着眼睛，注視着雷振林的指揮刀，既象贊揚又象諷刺地說：“刀法不錯啊！”

雷振林紧紧握住刀柄，似乎怕人抢去：“这刀，首长，这刀太顺手，好象特意给我定造的一样。不过，~~首长~~不过首长要是不同意……”

“顺手你就用，我说过不同意吗？”团长生气地走了。

“是！是！！”雷振林高兴地向团长背影又敬了个礼，转身向俘虏大声吆喝：“快走，这有什么可看的！”

团长停下来扭头望着雷振林，满意地笑了笑。

一个参谋走向团长，低声报告：“首长，山上的地方部队只剩下一个区小队长！”

团长沉默了一小会儿，用马鞭打掉裤脚上的灰土，正了正军帽，严肃地向参谋讲：“领我去！”

高山抱着步枪，双手托着腮帮坐在石头上，满挂泪痕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地凝视着那个牺牲了的区干部。

“小同志！”团长慢步走过来，轻声地喊。

高山没有听见。

“小同志！”团长又喊，声音稍稍提高。

高山仰视了一眼，赶快用袖子拭去眼泪站起来。

“对不起，我们来晚了！”团长脸上呈现出少有的和霭。

“不！到底看到我们的人来了。”高山难过地扭过头去。

团长沉默了片刻，又安慰道：“不要难过，明天我就派人送你到后方去。”

“到后方去？”高山急促地转过头分辩道，“我们的地区叫敌人占领了，敌人追了我们整整三天，全区的干部和民兵都牺牲在这里，这是区委书记……我的父亲……”他又说不下去了，一下伏在牺牲了的区干部身上低泣起来。

团长沉默地轉視了一下山头陣地，然后肃穆地摘下軍帽。身后的參謀、警卫員，也都立正站在那儿。

山头陣地上，十几个战士和民工，正小心地把烈士們的遗体搬上担架。

“不要哭，”团长安慰着高山，又竭力使自己平靜，并表揚地說：“打得很壯烈啊，你是区小队长？”

高山抽泣地点点头。

“是共产党员？”

“是！”高山抹掉眼泪，仰制着悲痛站起来，他恳求地望着团长，低沉地說：“同志，为了牺牲的同志，你看我不能参加野战部队？”

“这个……”团长犹疑地摇摇头，亲切地回答：“为給同志們报仇的想法是好的，可是从部队和地方上的关系來說，还有你的身体条件，我都没有权力把你留在前方。”

“不能留在前方？”高山潜意識地回顧了一下自己，又不服地看着团长：“我……”

“你还年輕，”团长以关怀的口气說，“还是到后方学习吧。”

“我是个小孩么？”高山激动地看着团长，“我不是干过两年区小队长、有着三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么？你……”他咆哮地質問，“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团长惊奇地看着这个刚强的“小鬼”。

高山圆睜着的双眼，涌下两行热泪。

“莫哭，莫哭！”团长心軟了，他象父亲般的拍着高山的肩膀說：“我再考虑考虑嘛！”

高山立即收斂了眼泪，悲痛的脸上，閃出一絲稚气的驕矜，他迅速把右手举向帽舌，儼然象个正規軍的战士。

烏黑的天空飄落着大雪，村落中的樹木、房舍都被白色的雪片復蓋，唯有房頂的煙囪，在冒着縷縷的青煙。一陣低渾有力的歌聲由室內傳出。

農家囤積雜物的空屋，被收拾成臨時的營房。靠牆鋪着草，成“匚”字形的地鋪幾乎占了房屋面積的一半，地當中則生着一團冒着煙的劈柴火堆。雷振林和戰士們圍在火堆旁邊擦拭着武器，哼着歌子，這與外邊比較起來，顯得特別溫暖宜人。

雷振林用棍子在火里掏着。一個焦黑的土豆跳出來了，於是歌聲停止了，許多手伸向了土豆。

雷振林搶過了土豆，站起來吹了吹，便倒換着雙手向空中拋下幾下。人們又伸過手來。

“你連尺寸都不夠，還搶呢！”雷振林使勁打了下那個蹺着腳搶走土豆的小胖，然後掏出懷表看看，就向旁邊的仙鶴吩咐：“通知全排整理內務，說不定剛上任的副排長今天就能到呢。”

“排長，”仙鶴拉住雷振林，關心地問，“咱們副排長是個什麼樣的人，知道不？”

“什麼樣的人？”雷振林斜了仙鶴一眼，“三年軍齡，三年黨齡，——到咱英雄排來的還能有次的！”

戰士們也都關心地圍過來。剝着土豆皮的小胖高興地問道：

“排長，那你見過啦？”

“不用見我也知道……”雷振林用手比划着說，“個頭比我高出半頭，寬寬的肩膀，那才行呢！抓個俘虜象掂個小雞，輕機槍在他手里就象一根高粱杆……”

“哎呀嗎呀！”小胖吐了一下舌頭，剛把土豆送到嘴邊，被雷振林一把奪過去說：

“哎呀什么？誰象你光吃不长个！”

旁边的战士们发出一陣哄笑。

板門被推开了，連长用軍帽拍打着大衣上的雪花走过来。

战士们一下停止了笑声，紛紛站起来。

連长作了个讓大家随便的手式，就稍带夸张地說：“好消息，团长特意配給你們的那个副排长来啦！”

“在哪儿？”雷振林急跳过来問。

連长轉首喊道：“高山同志，来，我給你們介紹一下。”

雷振林同身后几个战士都拥过来寻視着新来的副排长。

从連长身后应声走出那个我們曾經见过的、穿着过长的黑棉袄、发育不全的青年，他还背着那支破套筒枪。

雷振林把两条眉毛皺成一条綫，不滿地看着連长。

“这是排长雷振林。”連长向他們介紹着。

“我叫高山。”高山自我介紹，并向雷振林伸过手来。

連长：“从今以后他就是你們排的副排长了。”

雷振林有些生气，但当着連长，只好慢慢伸过手去。忽然他恶作剧地狠狠地握了对方一下。

“嘶——”高山忍住痛，脸上显出做作的笑容。

雷振林一看高山被冻肿了的小手，便怜悯地放开了，但眼睛却仍不怀好意地看着高山。

高山大方地把手緩回来，眼睛也挑战似的看着雷振林。

雷振林倒有些沉不住气了，他搭訕着說：

“請坐吧！小王再搬一个凳子！”他又向火旁另外的战士们丢了个眼色。

战士们一个个既好奇而又不大滿意地从高山身边走过。挑皮的小胖故意走在高山背后，偷偷比了比身个，然后作了个鬼臉跑出去了。

小胖走出門，站在台阶上，叹了口气，感慨万端地说：“咳咳，这个副排长比我还差半截呢！”

一班长仙鹤用胳膊肘捅了捅小胖的腰干：“小声点，注意影响！”可是，他的声音一点也不小。

屋内，坐在火旁的连长，生气地向雷振林说：“雷振林，你听听，你是怎样教育战士的？”

“新兵嘛！”雷振林无可奈何地甩了下手，一边说，一边仍然偷偷打量坐在他对面的高山。高山的黑裤脚上，扎着颜色不一样的布条，破烂的鞋子，也不是一对。

雷振林摇了摇头，也长叹了一口气：“新兵！没法子他们！”

连长向雷振林皱了皱了一下眉，抱歉地笑着对高山说：“高山同志，别听战士们胡说八道。”

“我没听见什么！”高山平静地回答，使人感到他真的没有听见什么。

“对！”连长又严厉地转对雷振林说，“雷振林，你要好好地照顾高山同志。”

雷振林似听非听地用木棍拨拉着火，避免正面答复连长的话，假装咳嗽了两声，然后用烧焦了的小棍在地上乱划着。

“听见了没有？”连长又叮嘱了一句。

“听见啦。”雷振林勉强笑了笑，仍不满地注视着高山。

高山仍一动不动，平静地坐在那里。

连长：“高山同志本来是区小队长，前天和敌人打了一天一夜，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正准备用手榴弹炸掉自己，正好我们赶上去了。”

“很可惜，武器都砸毁了。有什么办法呢？武器不能送

給敌人呀！”高山仍低着头平靜地述說着。

雷振林半信半疑地点点头。

連长夸耀地向雷振林使了个眼色說：“团长再三考虑，才决定把高山同志調到你們青年排来。”

“暂时留在部队？什么时候回地方啊？”雷振林問。

“不回去了！”高山抬起头来坚决地回答，并把抱着的步枪順手靠在牆上。

“是啊，就是野战部队比地方苦啊！”雷振林还要最后威胁一下。

“你們談談吧！”連长站起来，“雷振林，想办法动員老乡給你們副排长縫副手套，衣服也改改，太大了。”

“是！”雷振林也紧跟着站起来，尾随着連长。

“用不着，我自己会做。”高山也随着站起来了。

在門口，雷振林一把拉住連长，輕声地：

“連长，我还有……”

“雷振林！”連长回身严厉地打断雷振林的話：“如果你們对高山同志有半点不好，团长就会拿我試問，那时我可饒不了你。”

“哪会那样呢？”高山不安地看着雷振林。

“那那，不至于！”雷振林不好意思地吱唔着。

連长：“高山同志，你要注意这个排的游击习气，对雷振林也别讓步，你要不对他厉害点，他会欺侮你的。”

“不会。”高山赶紧替雷振林辯护，“一定不会！你說呢，排长？”

雷振林看看高山，又“嘿嘿”地傻笑了两声。

連长带上房門，踏着积雪向大門外走去。

雷振林同高山并肩坐在火旁。为了找点話說，雷問：“副排长今年多大了？”

“十九岁！”

“不信！”雷振林端詳了一会摇摇头說。

“老了嗎？”高山用短小的手指摸摸陷下去的臉頰。

雷：“不不，看起來頂多有十六歲。”

“從什麼地方看呢？”高山不拘謹了，把帽子摘下放在膝蓋上，順手攏了兩下剪得很短的、又軟又黃的頭髮，一辮長的正好垂在肩稍，他把頭向後一甩，頭髮飛上了頭頂。

雷振林厭惡地把眉頭一皺，壓抑着不滿。他摘下軍帽，在光頭上抓了幾把，又用屁股挪挪凳子，冷漠地說：“從哪兒看都一樣。說真的，你當排……”

高山認真地仰視雷振林。

雷振林馬上改口說：“我說你當兵太早啦！”

“已經三年了，也許當副排長早一點，特別是到你這個排來。”高山微微一笑，不讓步地反擊。

雷振林沒有聽出高山在譏諷他，反而好象很寬大地說：“那沒有多大關係，你可以負責一下全排的內務工作，象伙食、衛生呵，群眾紀律、軍風紀呵！你都可以管起來。”

“試試看唄。”高山用挑戰似的眼光看着雷振林。

雷振林避開高山的目光，看看靠在牆上的老套筒，急轉話題：“副排長，我給你換一支三八式吧！這樣的老套筒在我們排里只有資格蒸干飯，我看隨便讓哪個戰士背背，反正一打仗就有新槍。”

“謝謝你！”高山狡黠地把黑眼珠子滾到眼角，瞟了他一眼，隨即奪過槍來說：“要換我自己從敵人手里換，到排里先向戰士換槍太丟人啦，也丟全排的人。”

“對！”雷振林高興地把大手搭到高山的肩上，神秘地說：“老弟，說良心話，你可別見怪，現在我才覺得你有那麼一丁點象我的副排長呢！”

“只有那么一丁点象嗎？”高山也热情起来，“我也說真的，我想象中的雷振林，就是一个痛快爽直的人，你要是还那么吭吭唧唧的不說实話，不用你赶我，我自己就会走的。还有什么都說出来！”

雷振林也索性把他的不滿都說出来：“伙計，咱們全排都是青一色的和尚头，偏偏副排长弄的尼姑不尼姑，和尚不和尚……”他抓起高山的一綵黄发，“你把这撮苞米糶子砍掉好不好？”

“要不要把眉毛也砍掉？”高山看着雷振林痛快地笑着。

几只好奇的眼睛从門縫中向房內张望。外面，有人窃窃私語。

“誰？”雷振林抓起半截木柴向板門擲去。

門外面几个战士笑着跑开了。

“簡直是一群耗子！”

“你是不是帶我到各班和同志們認識認識？”高山站起来。

“用不着，我馬上把他們紧急集合起来。”雷振林也一下跳起来，掏出一支銀色的怀表，“不到一分鐘，全排准能到齐。”

“不要集合了，还是我們去吧，我不会講話。”高山拉着雷振林的衣襟說。

“你別怕，咱这是野战軍，不比游击队。”雷振林誤認為他的副排长有些胆怯呢。他摸出一个大銅哨子，鼓起腮帮吹了三声，然后又轉身帶上漂亮的战刀，頑皮地对高山說：

“副排长上任，不講話怎么行！”

高山湊过去不安地摸着雷振林的刀鞘說：“我講点什么好呢？”

“什么都行。”雷振林神气地亮出刀来，卖弄地：“漂亮吧？——这是团首长亲自批准我带的呢，将来我可以教给你劈刀……”他用战刀和高山身材比量了一下，感慨地说：

“咳！可惜你长的太小了。”

高山只是默默地笑着，这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还有站队的口令声。雷振林拉上高山向门外走去。

积雪盈尺的院落，战士们没有一个安分的，有的斗拳、追逐、扛膀子，有的把雪团塞进别人的衣领……

一班长仙鹤高喊了声：“立正！”

雷振林扶着腰间的指挥刀，出现在门口。他眼睛横扫了一下鸦雀无声、排列得很整齐的队伍，神气地向前迈了一步：

“同志们，这是咱们的副排长高山同志。”

队列里响起了冷落的掌声，几十双诧异、嘲笑的眼睛，投向矮小的高山。

高山紧张地还着举手礼。

“以后大家要多照顾他，听见了没有？”雷振林指指高山向战士们询问。

“听见了！”战士们有精神地回答着。紧挨着仙鹤站着的那个挑皮小胖，咕嘟着眼睛低声说：

“这哪儿是副排长，简直是儿童团团长嘛。”

雷振林偷偷地笑了（实际上他也同意小胖的看法）。他看看队前严肃站立的高山，忽然又故作严格地叫着：

“谁在那儿讲什么？”

仙鹤打了小胖一下，小胖赶紧挺胸抵足站好。

“同志们！”高山沉着地走近队列平静地说：“我们就要战斗、生活在一起了，希望大家今后能用共产党员和副排长的条件来要求我，我不要求同志们照顾我什么。”